

□刘晓林

《时间的雕像》阅读随想



在评论家的名分之下,马钧呈现了多种面相。他是一个勘探者,总是能够剥离事物表面的苔藓,纵深到内里,发现内核的隐秘;他是一个品鉴家,趣味高雅,眼光毒辣,总是能在他人漠然掠过和习焉不察的地方咀嚼出独特的意味;他又是一个引导者,带领读者行走在蜿蜒曲径中,不走寻常路,去领略奇花异草和别样的风景;他还是一个冶炼师,可以将庞杂的知识、信息、意念进行淬炼,使之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新的阐释意义,就像帕乌斯托夫斯基笔下那个从尘土中提炼金玫瑰的人;他是心思缜密的知识考古者,是咳珠唾玉的思想表达者……通常情形下,面对某一个评论对象,他只会呈现局部面相,而当他对昌耀,他则充分调动了作为一个优秀评论者的经验、学识、才情与智慧,经过长达10数年的磨砺,呈现给研究界和热爱昌耀的读者,一部沉甸甸的题为《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以下简称《时间的雕像》)的大书。

马钧倾心力度的撰述,在我看来,源于理解的渴望。在流逝的时间中,在持续不断的阅读、追索、沉思吟咏中,马钧寻求着与故去诗人的灵魂、精神的交感呼应。2015年,昌耀离世15年之际,《青海湖》杂志刊发了马钧的一篇评论,我所写的“编者按”中,有如下一段文字,“时至今日,大概不会再有人对昌耀作为立于

中国现代汉诗写作群山之巅的大诗人资格有所誉议,而诸如‘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诗人中的诗人’‘向死而生的诗人’之类的评价已为人们熟知和接受。每年3月下旬,昌耀和海子两位诗人忌日的相继而至,每每引发新一轮的凭吊纪念和诗学意义上的价值评判,生前处于‘路长人困蹇驴嘶’窘境诗人,身后却可谓哀荣备至。然而,相信已经去过另一个国度15年之久的昌耀,所需要的并非追加的冠冕与荣誉,而是需要能够进入自己幽深的心灵世界,面对由他一生的才情智慧创造的奇崛诗歌风景浮现会心微笑的深刻理解,一如钟子期聆听俞伯牙的琴声。马钧就是这样一个试图走进昌耀世界,本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凭借一颗慧心以及洞烛幽微的感知力抵达昌耀诗歌内核的评论者。”我以为把这段文字移来用作说明《时间的雕像》的写作动机依然适用。

《时间的雕像》运用了“散点透视”方式走入昌耀幽深博大的诗歌世界。马钧似乎对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之上搭建分门别类、结构严谨体系的学院派研究路数怀有某种警惕,以为意图明确的预设之下的条分缕析有可能损害对象本体的自性和内在的秩序,他更愿意听从灵感的召唤,依从自己的心性去靠近昌耀。全书17章,以问题为切口,或谈传统因素,谈修辞、谈通感、谈空间意识,或进行具体文本的解读,多侧面展示了昌耀诗歌的恢宏气象。看似散漫却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围绕昌耀独特的诗艺创造,凸显其对现代汉语诗歌的贡献以及无人替代的唯一性。我揣度马钧拒绝以完整架构的系统去阐释昌耀的诗学,或许还有这样的考量,即面对昌耀这道隆起在高原的巨大的诗歌躯体,目下的研究积

累尚不足以建立一个完整的诗学体系,所以,已经结集的《时间的雕像》依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开放性文本,有待更多话题的拓展与延伸。

作为一个博雅、睿智,将批评视作创造性劳动的评论家,马钧尽可能避免把自己的评述纳入既定的术语系统和思维模式之中,努力创设着自己的独立认知相匹配的学术概念。比如讨论昌耀的晚年创作,他将阿多诺、萨义德使用的“晚期风格”这一术语进行了改造与修正,提出了蕴含更丰富中国元素的“迟暮风格”一词,对学界通常认为昌耀晚年创作力衰落的说法进行纠偏,令人信服地阐释了昌耀晚年写作呈现的关注日常生活和随物赋形的散文文化文体特点,实际上是极具创造性的衰年变法,“迟暮风格”这一概念提出,照亮了昌耀暮年创作的追求与内在机理。《时间的雕像》充分发挥了马钧善于文本分析的优长,往往从昌耀诗歌的词语、意象入手,剥茧抽丝,逐层掘进,最终呈现隐藏于古典语言和繁复意象背后的文本内涵,加之广博的中外文学史经验和诗学知识的引人与参照,一种纵横捭阖、气韵饱满的论述品质跃然纸上。比如对昌耀创作于1985年的仅有三行的却已成为经典的短诗《斯人》进行的深入分析,通过绵密的论证,指出昌耀诗歌非凡的空间建构能力,以及这一创作实践之于现代汉诗写作的意义,提供了经典是可以常读常新的一个范例。

《时间的雕像》最值得注意的是对话体形式的运用。我感觉马钧是在努力唤醒这一古老评论方式的魅力。柏拉图创立的这一谈论哲学问题的文体,也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脱胎于古希腊戏剧表演中的对话艺术,具有



□董得红

秋霜染熟的洋芋蛋蛋

麦子、油菜收获后,河湟谷地的田野里只剩下洋芋。一片片尚泛着绿色的洋芋地夹杂在大片的犁翻后泛着白光的耕地间。

洋芋蛋蛋并不是长在地里的白花花的洋芋,而是挂在洋芋秧秧上指头蛋大小的绿色的果实。说起洋芋,人们感受最深的,是它伴随随河湟人一日三餐,是百吃不厌的主要食物之一,而很少有人知道洋芋的果实曾经也是河湟谷地一种不可多得的水果。

普通得跟土坷垃一样的洋芋,来源于遥远的南美洲,明朝时由新疆传入青海,距今大约有500年的历史。由于青海地处高原,光照强,日照长,夏季气候凉爽,土壤干燥,很适合洋芋生长。洋芋作为重要的农作物,伴随一代又一代青海人。

盛夏时节,河湟谷地广阔的田野里,小麦开始拔节、出穗,油菜花把田野染得一片金黄,这时成片的洋芋地里绽放出美丽的花朵。蓝天下,放眼望去,绿油油的洋芋秧上,开满了白色或淡蓝色的钟状小花。不论开白花还是淡蓝色的花,花蕊总是黄色的。仔细观察洋芋开花,每天天大亮时花朵开始开放,到了天快黑时花朵闭合,第二天天亮时再次开放。一朵洋芋的花期可以持续5天左右,每个洋芋的伞房花序上的花可以持续开放20多天。

在持续开花过程中,不经意间落花后的子房会膨大成小小的绿果,那绿果掩藏在绿色的叶片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时间一天天过去,洋芋秧上的花朵越来越少,球形的绿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长到大拇指肚大时便停止生长,颜色由绿逐渐变黄。这时时令已接近中秋,就有性急的挡羊娃走进洋芋地,揪下球果放进嘴里,很快又吐到地上,脸上露出苦涩。秋分过后,天气一天天凉起来,清晨洋芋秧上落下一层薄薄的白霜,落在洋芋蛋蛋上的薄霜,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了一颗颗露珠。洋芋秧开始萎蔫,球果也由绿色变成黄褐色。用手一捏软绵绵的,轻轻剥皮后放进嘴里,一股酸甜味从舌尖蔓延,润滑的果肉顺着喉咙滑进肚里,沁人心脾。偶尔嘴里还留下几粒针尖大小的洋芋种子,吐到手掌上仔细看,很像动物的肾脏。

在洋芋蛋蛋成熟的日子里,每天都有背着背篋的拾粪娃成群结队地走进洋芋地翻里翻外,他们在开始变黑的洋芋秧秧上捡食洋芋蛋蛋,偶尔也有穿着花棉袄、头戴花头巾的妇女们夹杂其间。早晨的气温开始降到零下,田野越来越荒凉,这冷冷挂在枝头的一颗颗绿色明珠,成为青海高原田野里一年最后的一口吃食。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即使青海高原,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各种新鲜水果,谁还会去留意洋芋蛋蛋呢!曾经摇曳在秋末洋芋秧秧上被秋霜染熟的洋芋蛋蛋,成为许多青海人美好的记忆。



江河源

□江湖酒客



老余的面馆在西宁小桥地区,开在一个小区里边,大概离繁华的商业中心有五分钟路程,一般都是给附近的上班族或者小区的居民提供不太贵却方便的餐食。

面馆前后门连着两个不同的小区,来店的很多都是熟客,不忙的时候,老余也会坐下来陪客人喝一杯,“肯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为了图方便,有的熟客会从面馆里穿过,到另一个小区。

面馆名叫“天香卤肉面馆”,算是老字号。店不大,5张桌子,20来个凳子,老板兼服务员就老余和余嫂两口,但仅凭卤肉和一碗面就吸引了无数回头客,是一帮老友们每天喝酒吹牛的好去处。

老余卤肉做了几十年,已经做得颇有心得,茴香、花椒、冰糖、八角这些调料的搭配也成了他的独家配方,每一锅都是精心卤制,做出的卤肉皮亮焦黄,肥瘦相间,吃上去咸淡适度,腴而不腻。“此香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所以才叫“天香卤肉”吧。

除了卤肉,面馆最常搭配的还有余嫂亲手腌制的“花菜”,花菜因为原料多样,色泽漂亮而得名,一般用包心菜、胡萝卜、芹菜、辣椒等腌在小瓷坛中,随时都可以盛着吃!

□公保才旦



青海的山像五根手指拧成的拳头,从山底的每条沟又走起,每一座山梁仰望着山尖,努力攀爬,聚拢到直插云霄的顶峰,犹如依偎在母亲身旁的孩子,很难有一座山是孤立的、断裂的、分离的。连绵起伏的山脉,一座连着一座,一个挨着一个,昆仑比肩着祁连,年保玉则手挽着格拉丹东。青海的山是走不出阿妈眼窝的阿尼玛卿雪山,走的再远根在青海。青海是山的故乡,山是青海人的灵魂家园。

青海的山像时间的精灵,跳跃着跨过春秋两季,很难走完一年四季,阳坡里收歌嘹亮的草原,阴面处积雪覆盖的寒冬,在冬夏的迂回里,没有一个春天会遭遇漫步高原的三月,春意盎然只能尾随着夏天的烂漫,金秋十月只好在冬天的雪花里放哨。春秋两季在青海往往只是季节的象征而已,青海人早已习惯了。绿色很难覆盖青海的山,一些裸露的岩石倔强地宣示着山的底色。青海的山像是牧民皮袄里温暖的寒冬,再冷心窝是热的。青海是山的故里,山是青海人的粗犷外表。

青海的山像圣洁的白塔般层层向上,伴随着海拔的脚步,让人领略雪域最美高原。黄河谷底的麦浪翻滚,瓜果飘香;绿茵草原上的牛羊成群,繁花似锦;齐腰山坡里的乔木丛生,动物园乐园;凛冽山尖处的白雪皑皑,云朵飞扬。青海的山是大美青海靓丽名片,是诗和远方的代名词。青海是山的归宿,山是青海人的衣食父母。

青海的山像雪域高原的男女,有性格,也很

老余的面馆

试想,到了老余的面馆,要上一盘肥瘦相间的天香卤肉,配一碟腌制好的花菜,再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手工炸酱拉面,那吃得叫一个舒坦。

老余面善,个性也很谦和,经营餐馆的人,都会养成有点客气的习惯,不管对方是谁,很容易就会在脸上逃起笑容,向对方点头问候。不管是夏天或者冬天,来店的客人都会先被端上一杯滚烫的熬茶,让人感到温暖,也让肠胃特别的舒服。

饭点的时候,老余的煮面大锅总是开的状态,客人点了面,老余就把煮面汤的小火转为大火,大锅里泛白的水很快就冒出水蒸汽,首先是细微的气泡儿浮上来,然后是大的水波滚动。就看老余将准备好的面来回抻拉几下,很随意轻松就把拉好的拉面丢进滚烫的煮面锅里,用竹制的长筷子轻盈地搅动起来,面需要让它松散在沸水中平均受热,这样口感才会有足够的嚼劲,就像忧郁都需要化解,不能老纠缠成一团。

拉起面来,老余熟练得有点儿像机器人,不需要特别的思考,只需要依照事先输入在记忆中的方程式一样工作,很快一碗拉面就已经煮好。

浇上一碗熬得香香的牛肉或羊肉臊子,旁

边儿有现成的调料,调上一勺翠玉般的韭菜花儿,羊脂一般的蒜蓉,那颜色立刻让原本粗豪的拉面有了纤细的色彩,最后再添加一勺红色的油辣子,几股子醋,那颜色和味道便又增加了更加立体的变化。

一家店,不管卖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总是被沉默的气氛所笼罩,那是一件令人感到沮丧的事情。但如果每一天都差不多有同样的人上门儿,大家在一起吃喝说笑,而且每次都会夸赞卤肉和面好吃,那老余会非常高兴,就像“余”伯牙也需要钟子期那样的知音。

于是,除了一些小区的食客,每天有一帮固定的哥们来店里喝酒吹牛,也成了老余面馆里独特的一道风景线,这时候的老余既是老板又是顾客。

两张桌子一拼,菜自然少不了“天香卤肉”,也只有像老余这样的餐馆儿,才能随着哥们的口味爱好提供菜单上没有的餐点,余嫂亲自下厨操练,期间有客人来,老余照常下面接待不耽误。

酒是包括老余在内大家一起购来的纯正青稞散酒,5斤装的桶每月要喝掉20多桶,平时就存放在面馆的储藏室。每天开喝的时候,先把塑料桶搬出来,然后排放在地下或者桌上,

先声夺人一般,摆出一副真正要大喝一场的阵势。

在老余的面馆喝酒,像是一家人吃饭,没那么多讲究,不谈判利害,不设交易,能喝出青海人淳朴古老的遗风,“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更多喝的是那份闲情和快要淡去、逝去的友情。

每次喝酒,豪爽之中也透着狡猾,不喝多几个,绝不鸣锣收兵。路数除了传统的划拳行酒令,更多的是耍牌。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哲学家,喝多了酒,坐在一起,或者讲个“摔帽子”之类的笑话,虽然都听过无数次了,但最终还是会惹来一片哄笑。喝到散场,总有“沉醉不知归路”的、“以手推松曰‘吐’”的、“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甚至还有把假牙喝去的……

老余酒量好,但还惦记收拾残局的活儿,所以很少醉倒,但喝到激昂的时候也会来一两段儿现代京剧或者老歌,伴着酣畅的情绪结束又一天的劳作。正所谓:

一碗拉面臊子浇,卤肉香飘,店在小桥。
故旧相逢玉杯举,盏酒烧烧,话语滔滔。
流光不觉催人老,老调长聊,尽情逍遥。
——酒客·《一剪梅》

青海的山(外二篇)

纯朴、善良。瞧,温润圆滑的山是卓玛的家园,清澈的泉水如洁白的哈达落在草地上,白色的帐篷如星星般点缀着草原的夜色,驰骋的马蹄开出了迷人的格桑花。怪石嶙峋,直插云霄,陡峭崎岖的山好似扎西的个性,敢爱敢恨,热情好客,洒脱奔放,好了能割身上的肉给你,恨了敢在刀尖上决斗。青海的山是吃酥油糌粑长大的高原孩子,心里全是善良的种子。青海是山的故土,山是青海人的倔强个性。

青海的山,集峻、险、奇、美于一身,在高原的高山大河间传说着昆仑神话,在雪域冰天雪地中回响着马蹄征战的声音,在草原的无限绿意处回响着公主走过的脚步……

青海的山,加冕众山之冠,群山故里,万山之祖,演绎沧桑巨变的欧亚板块碰撞,诉说青海湖远离大海母亲的忧伤……

山是烙印在青海人身上的胎记,来生也记得前世的故乡。

火炉中跳跃的冬天

冬天在故乡的火炉里,映红了每一张幸福的笑脸。故乡的人围着冬日的火炉,卸下了全年的负重,人回家,羊归圈,粮入仓。故乡的冬日,在炕上父亲的烟杆里飘渺惬意,在灶火母亲添柴烧火的锅里翻腾不已,在银装素裹的村庄炊烟里吟唱古老的歌谣。

冬日的故乡,因为农闲,在桑麦山顶那一缕暖阳的照耀下,不安地骚动起来,村庄复

活在人们的喧嚣里,一种生命的暖流涌动在巷道里,徜徉在乡亲间,收藏在一张张笑脸。白雪覆盖的世界里,故乡便在雪花间跳跃,冰冷里燃烧。熬茶、手把肉、青稞酒徜徉在丰收的喜悦里。老人、大人、小孩放飞在冬日的暖阳里。熬茶传递着温情,青稞酒拉近了距离,手把肉映红了日子。夜晚的故乡再黑,你我也不再遥远;冬日的故乡再冷,温暖也陪伴左右。

故乡,在冬天孕育生命。游子,在冬日回家叙旧。父辈,让疲惫的身心在火炉边温暖。这便是故乡的冬季,是藏在内心深处的那抹熟悉与温情。

故乡,在记忆的沃土里发芽

故乡的路,从沙石路修成了柏油路,又改成硬化路,不管怎么修,回乡的距离始终不变。回家的交通也由毛驴变成了拖拉机,再到面包车、公交车、私家车,不管怎么变,回乡的路依然是经年游子心中最温暖的路。那四季的风景装扮着故乡的容颜,有杏花绽放的初春,有田园摘豆瓣的盛夏,有满口袋撑洋芋的秋收,更有杀年猪的隆冬年根。这路啊,年轻时走出了去,年老了又回来了,不管怎么走,总想着落叶归根。

故乡的山,以前是田,乡亲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现在是林地,满目的苍翠,不管外貌怎么变,还是吃饭时端着碗就能看见的那座山。山